

主编：乐胜龙
吴开棠



宁波 新 故事

中国文联出版社

宁波新故事

宁波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编

主编：乐胜龙 吴开棠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宁波新故事/乐胜龙 吴开荣主编.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12
ISBN7-5059-3268-3

I. 宁… II. 乐, 吴…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9780 号

书 名	宁波新故事
主 编	乐胜龙 吴开荣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尹龙元
印 刷	北京振兴印刷厂
责任印刷	浙江鄞县振影制版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50x1168 1/32
字 数	190 千字
印 张	8
印 数	0001—1500 册
版 次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5059-3268-3/I·2476
定 价	定价:1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序 言

裴明海

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宁波新故事》，这是宁波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做的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宁波民间文艺以新故事结集还是第一次。八十年代以来，宁波新故事创作活动，获得蓬勃发展，涌现了大量的新故事、新作品。这是传统民间故事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宁波民间文学繁荣的一个重要侧面。现在，我们可以说，新故事作为社会主义民间文学大家庭中的一员，已经无可置疑了。这个集子中的一类作品就是群众口头创作的和口头流传的故事，另一类则是个人创作的故事。这两类故事尽管在创作方法上有所不同，但他们都具有民间故事易讲、易记、易传的特点，所以，《宁波新故事》也是我市民间文学发展现状的展示。

新故事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在新的历史时期必然具有一些“新”的特点。这种“新”，不仅是指创作手法上的“新”，更为重要的是故事内容的“新”。宁波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经济飞速发展，国际现代化港口城市初具规模，改革大潮席卷城乡每一个角落，人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宁波民间文艺家置身新时代的激流之中，他们运用新故事这一文学体裁，反映火热的社会生活，写身边熟悉的人物、表现群众的思想愿望，说群众想说的话。《宁波新故事》内容涉及改革开放、反腐倡廉、婚恋情爱、社会道德、刑事侦破、近代历史等

诸多方面。由于故事内容丰富、情节曲折、人物生动、使这些故事具有了较高的审美情趣，凸现了时代精神。许多故事已在民间文艺刊物发表，在各级故事大赛中获奖。新故事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接受了群众的检验。

值得一提的是在《宁波新故事》的孕育过程中，我们高兴地体验了宁波民间艺术家同仁们的敬业精神和创新能力。这个集子从课题的提出，主编的确定，作品的征集及至送印刷厂校印，均是由协会会员们自告奋勇领受任务的。他们硬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捧出了这本光灿灿的集子，所以我说他们“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而其中乐胜龙、吴开棠、麻承照、冯允千、何旭、张寅、杨鹏飞等同志所作的努力为最。在庆贺《宁波新故事》出版的时候，我同时向他们表示敬意！

1999年12月31日于甬城

目 录

序言

裴明海

开发开放故事

乐胜龙	铁拐李新传 1
沈志远	“的士”奇遇 12
沈志远	“老妻管”轶事 25
乐胜龙	来历不明的情书 30
吴开荣	
胡兴昌	风水宝地 36
罗同岳	阿毛孵豆芽 43
赵伟甫	“日本佬”砸店 51
乐炳成	泪洒雕龙戒 57
乐炳成	特殊的婚礼 62
王亮飞	光棍娶亲 70
楼鹏飞	第五只“东风” 76

反腐倡廉故事

乐胜龙	哈里之死 82
-----	---------

沈志远	房子问题 93
沈志远	新镇长计盖教学楼 98
王同华	
罗同岳	一块双狮手表 106
周金林	娄阿鼠新案 113
麻承照	第十个对象 117
应长裕	
应 霏	一张借款单 124

婚恋情爱故事

麻承照	豆腐阿三 135
吴承泽	奇怪的邮包 140
周金林	下辈子不嫁你 148
杨建民	公开的秘密 153

社会道德故事

乐炳成	奇怪的病人 157
陈婉儿	电话里的妈妈 161
滕占能	双龙抢珠 164
吴开棠	船到江心 171
袁哲飞	戏里戏外 178
尹树民	商海沉浮 185
葛云高	自行车风波 191
应长裕	“未婚妈妈”的故事 197
林家瑾	奇怪的报恩者 206

刑事侦破故事

乐胜龙	梅花巷里的“熊迹”	211
吴文君	黑夜捕路匪	219

近代历史故事

黄 韶	画像先生	223
乐炳成	鸳鸯仇	227

铁拐李新传

乐胜龙

新近对外开放的三江市东郊有个芦花镇，镇上有家大众饭店，饭店里有个铁拐李。这铁拐李可不是八仙过海的那位神仙，而是因为他右脚有残疾，走起路来一脚高一脚低的，像小火轮航行一样，所以大家戏称他铁拐李。

这铁拐李既不是饭店里的服务员，也不是厨师，更不是书记经理，他五十开外的年纪，头发好像黄松毛，眼睛好像烂红枣，鼻头好像烟肉灶，嘴巴好像破蒲包，两手好像鸡脚爪，双脚好像煨年糕——是个专门伸着头颈舔盆子的叫化子！大众饭店和镇上的联防队曾经多次赶过他，可是你今天把他赶走，他明天又笑咪咪地来了。他白天面皮老老、肚皮饱饱，晚上就蜷缩在店门外的屋檐下过夜。街上的百姓看他这么大年纪，背井离乡来乞食，怪可怜的，又没啥破坏行为，也就不驱赶他。这样春去冬来，铁拐李在这个地方度过了十三个年头。

就在这年夏天的一个傍晚，铁拐李正在店堂里等候顾客光临，突然来了两个联防队员，大步跑到铁拐李面前，一左一右，拎起铁拐李就往外跑。铁拐李一看来势不妙，张开嘴巴大喊：

“救命啊！”裤裆里一时湿漉漉的——连尿也吓出来了！两个联防队员一看铁拐李这么紧张，忍不住吃吃发笑，讲：“铁拐李，你介紧张作啥！阿拉陪你到河浜里洗澡去！”

果然，联防队员把铁拐李拎到了镇政府大院门口的小河边。铁拐李睁开眼睛一看：咦！河埠头上真的放着一套簇新的汗衫短裤，衣裤上面还有一条新毛巾和一块没用过的香肥皂。他呆愣愣地问：“你们……真的叫我洗澡？！”“嗨！我们哪有工夫跟你寻开心！我们是奉了镇长的指示，给你洗澡，给你换上新衣服，给你剃个西发头，还要陪你到机关食堂美美地吃一餐呢！”“这……这些都是真的？！”两个联防队员不想跟铁拐李再噜苏，一个推，一个拉，把铁拐李拖下了水里。

大约一个半钟点之后，两个联防队员陪着面目一新、肚皮吃得直挺挺的铁拐李，来到了镇长卢益民家里。卢镇长一见铁拐李，满面笑容地把他领到一把长沙发上坐下，眼睛盯着铁拐李的面孔看了好一阵，心里叹道：真想不到，这个邋里邋遢的叫化子，洗个澡，剃个头，换一身新衣服，会变得如此红光满面、神气活现，真是三分人样七分扮呀！

再讲这铁拐李，屁股坐在沙发里，只觉得轻飘飘、混沌沌的。他总觉得眼前的一切是在做梦，一个劲地用手拧自己的大腿，拧得腿上的肉青肿。

卢镇长搬来一把藤椅，在铁拐李对面坐下，笑嘻嘻地讲：“你到我们芦花镇有十多年了吧？”铁拐李像机器人一样点了点头。“这些年来，我们对你关心不够，连你的尊姓大名都不知道呢！你……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叫……李国裕。”这句话刚出口，李国裕的眼眶里溢出了两滴透亮的泪珠。他实在太激动了！他想起自己前几次跟镇干部见面，都是被联防队员押着，干部老爷像县官升堂一样吆五喝六地训斥，有时运气不

好还得挨拳头，吃耳光。可是现在，这位堂堂的一镇之长，待我多可亲啊！

“你的老家在什么地方？家里还有什么人？”卢镇长又亲切地问他。一提起家，他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在这位可亲可敬的领导人面前，他呜呜咽咽地叙述了辛酸的身世。

李国裕老家在江淮县城，父亲是个开杂货店的小商，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国富长得身强力壮，小儿子从小得了小儿麻痹症，成了个拐脚的残废人。解放前一年，他父亲听信了国民党的谣言，以为共产党来了真的要共产共妻，家破人亡，就让他大儿子国富跟一个老板去了香港。那老板在香港开了家酒店，国富就在酒店里洗盆子。他用辛勤劳动所得，给家里汇过几千元港币。三年后，国富来信告诉家中，他已被老板“炒鱿鱼”，要去日本谋生。这以后，一直无讯无息。文革中，他家遭了难，他父亲被列为接受敌特经费的现行反革命，死在土牢里。1974年，他母亲又被反潮流战士拖去审查，老人当天就上吊自尽了。那年，国裕刚好四十岁，因为是个拐脚，家中又有政治问题，成了老光棍，眼看家乡的运动越搞越厉害，便一翘一翘地逃了出来……

李国裕说到这里，越发伤心：“卢镇长呀，你问我家中还有什么人，叫我怎么说呢？爹妈全死了，那个去了海外的哥哥大概死得更早，要不，这么多年来，怎么连一封信都没有呢？”

这时，卢镇长的脸色忽然多云转晴，笑盈盈地讲：“国裕同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哥哥没有死，他现在是日本商界里一个实力雄厚的大老板，正在到处找你呐！”

“啊？！这……这是真的？！”李国裕被这个意外的讯息惊呆了！

卢镇长从衬衫袋里摸出一封来自日本东京的信件，递给李国裕。李国裕用簌簌发抖的手接过信，刚摸出信纸，“扑”，从信纸里落下来一张已经发黄的照片，上面有两个年轻人的合影。他怔怔地看着照片，激动地用手揉了揉眼睛，结结巴巴地说：“卢镇长，这是哥哥出去时……和我一起……在县城照相馆拍的，那时哥哥十九岁，我才十四岁呀！”

卢镇长含笑点头说：“对对，那照片背面的文字记载跟你说的的一样，你读读信吧！”

李国裕展开信纸，吃力地看了几行，说：“卢镇长，我识字不多，还是你给念念吧！”

“好吧！”卢镇长取回信纸，念了起来。

尊敬的镇长卢益民先生：

经新华社东京分社记者和东京大学进修生、您的女儿卢建华小姐的热诚帮助，多方查询，获悉我那失散三十余载的胞弟李国裕现流落于贵镇大众饭店，恳请您给予照顾安置。本人建议贵镇兴办一家残疾人福利企业，让流落于街头的残疾人通过生产劳动自食其力，为国效益。本人十分愿意为此竭尽微薄之力，具体事宜本人将择日回国，与您当面商议。

特此打扰，请多关照。

顺致

真诚的感谢！

李国富

1987年5月20日于东京都

李国裕听完信的意思，先是惊喜交集，继之又露出疑虑之情，便问卢镇长：“我哥哥的信是五月份寄出的，你早收到了吧！怎么今天才告诉我呀？”

李国裕这一问，可把卢镇长难住了！“这个么，这个么……我收到信之后，要作一些调查研究，有许多事要办，这个么，你

就不太懂了。”

卢镇长用婉转的语调，总算把李国裕说服了。那么，卢镇长在收到日本来信后究竟做了些什么呢？首先，是慎重考虑。他认为，大众饭店里舔盆子的铁拐李，一下子联系上了一个在日本经商的阔哥哥，肯定会成为本镇，甚至全县的重要新闻。事情如属确实，无疑会给本镇外资引进和侨务工作打开新的局面，这样的大事必须认真对待，不能出一点差错！眼下急需搞清楚的是：这兄弟俩是怎么失散的？这李国富在日本又是怎么查询到弟弟的？特别是这铁拐李并非本地人，他的社会关系、家庭情况如何？总之，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进一步调查、核实。那么，这调查工作该如何着手呢？对，找她联系！啥人？卢镇长的女儿卢建华。

卢建华1985年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后，就被选派到日本东京大学进修，今年秋天就可结业回国了。她参与了这件事，向她摸摸情况不是十分方便么？想到这里，卢镇长一拍大腿，马上给女儿写了一封航空信，委托她搞清此事的来龙去脉，火速答复。半个月后，女儿来信了。信是这么写的

爸爸：

关于李国富先生查询胞弟的事，经过是这样的：东京分社有个年轻的记者，是江淮县人，与李国富先生是同乡，他们搞得很熟。这位记者曾致函江淮县查询，得知李国裕的父母均被极左路线迫害致死，李国裕自1974年外出后至今下落不明。这个记者来东京大学采访，同我谈起此事，我想起了家乡大众饭店里的铁拐李，向他详细介绍了铁拐李的情况，他认为可能性很大。过几天，该记者又拿来一张李先生在国内时与胞弟的合影，让我辨认了一下，我觉得挺像，就和记者一起拜访了李先生。我看到李先生的相貌跟家乡铁拐李几乎一模一样，这件事

也就确认下来。

爸爸、李先生目前是日本屈指可数的商界巨头，遗憾的是，他的妻子不会生育，膝下只有一个从孤儿院领来的儿子，叫李德华，今年三十岁了。前些日子，李先生热诚地认我作干女儿，我考虑再三，答应了他。爸爸，你大概不会反对吧！我决定陪同李先生回国探望胞弟，并到我家作客，无奈他近日患病住院。现经商定，8月上旬由我陪同李德华先生回国，同你协商兴办残疾人福利企业事宜，请你作一些必要的准备。

读完这封信，卢镇长满心喜欢，他为女儿的能干暗暗叫好！“海外关系一搭，大有洋财可发！”这下子，家中的“现代化建设”可就快马加鞭、突飞猛进啦！他决定在铁拐李身上花一些本钱，也准备以私人名义接待东京来客。他还向有关干部提出了给李国裕安排工作的建议，得到支持后，才出面接见了李国裕。

从收到李国富先生的来信到现在，过去了一个多月时间。刚才，卢镇长被李国裕一问，心里也有些内疚，是啊，时间是耽搁得长了一些，但是，这些都是应该履行的手续啊！

卢镇长看到李国裕心情很好，也满面春风地说：“国裕同志，经我们研究决定，安排你当个干部，明天起，你就到镇侨务办公室上班！”

李国裕一听，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镇长，这弄勿来格！我不要当干部！”

“为啥？”

李国裕惭愧地笑了笑：“人家不是常说，三年饭讨过，县官老爷也不要做么！我这么大年纪，腿又不方便，还缺文化，凭哪一条能当干部？你们要是看得起我，就让我到某个工厂看看大门吧！”

“看大门？”卢镇长惊呆了。怎么？李国裕的想法竟跟他女儿卢建华讲的一个样！

原来，卢建华去年夏天回家休假时，曾向卢镇长提过意见，说是“像铁拐李这样的人流落在饭店里舔盆子，你作为一镇之长也没有面子，应该妥善安置，让他到工厂里看看大门也很好么！”卢镇长听了付之一笑道：“嗨！你说得倒轻巧，我们连四肢发达、身体健康的复退军人都安置不过来，还能考虑那些缺胳膊断腿的？”女儿把嘴一嘟，很不高兴。卢镇长又耐着性子向女儿解释道：“哎，就说这看大门吧！全镇二十三家镇办企业的看门老头我都认识——最大的电讯器材厂，看门的是镇党委副书记的老丈人；第二流的灯具厂是镇工业公司总经理的阿爸老子；接下来的砖瓦厂是该厂副厂长的老娘舅……你可别小看了这些馊气老头，他们一个个都是背脊骨石硬——有靠山的，哪能轮到铁拐李这样的角色呢！”女儿没把话听完，就生气地出了屋。

今天，李国裕提出要当看门老头，卢镇长是万万不能答应的，领导部门要在引进外资方面派他的大用场呢？怎能让他去看大门？可是，卢镇长好说歹说，李国裕就是不愿当干部。没法子，只得请李国裕到镇招待所休息几天，安排工作的事，过些天再说。

八月三日上午，卢镇长接到女儿从上海拍来的加急电报，说是“贵宾李德华先生已到沪，定于四日下午抵芦花镇与你见面。”卢镇长赶紧把老婆孩子动员起来，搞卫生，办酒席，忙得不亦乐乎。他自己则和有关干部一起连夜草拟了一份福利工厂的建设规划。

四日下午五时许，一辆崭新的桑塔那轿车在卢镇长家门口缓缓停下。车门打开，跳下来一对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男女

青年。女的披着一头秀美的长发，面孔白皙，腮边有两个甜甜的酒窝，一对晶亮的眼睛机灵地“扫瞄”四方，给人以活泼、能干印象。她就是卢镇长的女儿卢建华。那男的身材适中，举止稳重，戴着一副宽边珙琅眼镜，很有一副小老板的派头。没等卢建华介绍，卢镇长已笑容可鞠地握着男青年的手，殷切地道：“李先生，辛苦了！”卢建华一把拉过男青年，来到躲躲闪闪的李国裕面前，介绍说：“李先生，这就是你的叔叔！”李先生握了一下李国裕的手，说了一句叽哩叭啦的日语。李国裕也不知侄儿说些什么，只是紧紧握住侄儿的胳膊老泪纵横，激动万分。卢镇长又挤到李先生面前道：“李先生，请到屋里休息一下！”李先生开口说了一通日语，卢建华马上翻译道：“打扰了镇长先生，很过意不去。”卢镇长急忙热忱地道：“李先生别说客气话，咱们是一家人嘛！”

在卢镇长的引导下，来宾绕过散发着一阵阵扑鼻香味的厨房，迈进了装潢典雅的客厅。

不用说，李先生和他的叔叔李国裕坐到了上横头的长沙发里，卢建华要充当翻译，自然也坐在李先生身边。她见大家都坐定了，便问道，“爸爸，福利工厂的事搞得怎么样了？”卢镇长从书橱里小心翼翼地取出那份连夜赶起来的草图，恭恭敬敬地递给李先生过目。李先生仔细审视了好一阵，才用日语说：“这是我们最感兴趣的東西！”此话经卢建华一翻译，卢镇长真是兴奋不已，为了摸清李先生的底牌，他灵机一动道：“李先生有什么想法，可以随便说说么！”卢建华马上把这个意思翻了过去。卢镇长的眼光“唰”地朝这位来自东洋的财神菩萨盯了过去。客厅里顿时静得出奇。

这时，李先生搁下手中的图纸，突然改用标准的汉语普通话说道：“镇长同志，我犯了严重错误，我向您认错！”此话一

出，卢镇长目瞪口呆！

他接着说：“您叫我李先生、是的，我也姓李，不过，我不是你们心目中的那个李德华先生。我叫李国夫。”

“啊？！”卢镇长被弄糊涂了，“怎么？李国富这么年轻！今天是活见鬼了！”

李国夫拍了拍身边的李国裕的肩胛，又接着说：“我跟这位李国裕的哥哥李国富，仅仅是一字之差。他是富裕的富，我是夫妻的夫。我是新华社东京分社的记者。”说着，他向卢镇长出示了记者证件。卢镇长一把夺过记者证，看了个仔细，怒气冲冲地丢给李国夫，责问道：“你开的什么国际玩笑？快说说清楚！”卢建华见父亲气势汹汹，也不客气地说：“爸爸，请你安静些！让人家把话说完！”

李国夫道：“首先，我要声明一下，所谓的李国富先生的儿子李德华，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是由建华编导，由我扮演的一个虚拟的角色。那么，李国裕同志的哥哥，李国富先生的命运如何呢？这个话题，说来就长了……”

于是，李国夫娓娓道来，向大家叙述了一个绝对真实而又发人深思的故事。

原来，卢建华去年回国休假，为铁拐李介绍“看大门”职业，与卢镇长不欢而散之后，跑到大众饭店，找了个僻静的地方，跟铁拐李作了一次真诚的谈话，铁拐李流着眼泪向她讲述了自己的身世。返回东京之后，卢建华就和她的恋人李国夫谈起了这件事。两人都觉得残疾人流落在社会主义祖国的街头，是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的问题，可这个现象一直没能绝迹。她俩都对李国裕的身世深表同情。李国夫说：“我也是江淮县人，在县城有不少熟人，我想写信证实一下李国裕的身世，如果属实的话，我们尽力为他找到在日本的哥哥。”这时，卢建华忽地凑